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碩科個別指導報告

戴家在台灣

指導老師：林治平教授

學生：林淑清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戴家在台灣』目錄

序言.....	1
第一章：戴永冕牧師與戴永和師母	
來台前的生平簡介.....	2
循理會在台宣教的開始.....	4
戴家與山地宣教.....	6
平地開拓與配搭牧會.....	8
聖光神學院的事奉.....	9
第二章：戴紹曾牧師與戴賴恩師母	
來台前的生平簡介.....	10
聖光神學院階段的事奉.....	11
中華福音神學院十年事奉.....	14
第三章：戴繼宗牧師與柯悅敏師母	
蒙恩得救與進入全職.....	18
進入婚姻與後代產業.....	19
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	20
第四章：戴家在台事奉的評析	
先祖宣教精神的持守.....	22
基要派與福音派的神學立場.....	24
神學教育的卓越貢獻.....	28
結語與感言.....	29
附錄--戴紹曾牧師履歷（英文版）.....	30
參考書目.....	34

戴家在台灣

序言

「若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若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這句名言是百多年前的英籍宣教士戴德生所道出，不知曾令多少基督徒為之動容！令人感動的不僅是他愛中國人的心，更是他愛基督的心，因為緊接著這句話之後他說：「不！不是中國，是基督！」

在英國伯萊墩海灘上，年輕的戴德生來回踱步沉思。在中國六年的宣教生涯，使他對這片大地的內陸地區有更大的負擔。然而，沒有差會願意深入中國內陸，每天有上千未信主的中國人離世，他豈能坐視不理？他深信需要一個新的差會，但他不敢承擔這重責大任。經過一番掙扎、交戰、禱告，他如獲天啓般豁然開朗！因他頓悟這責任不是他的，是神要親自承擔。那天他在聖經的扉頁寫下：「求主差派廿四位甘心、能幹的工人，一八六五年六月廿五日於伯萊墩。」他以「中國內地會」的名義開立了一個銀行戶口，存入十英鎊和神所有的應許。

一八六五年成立至今，中國內地會從第一批十多位來自英國的宣教士，開始向中國內陸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廿年餘後，成長為超過一百位宣教士的國際化差會。隨著時局的轉變，內地會在一九五二年撤離中國。然而，神的工作卻沒有終止，在神的保守下，中國教會在風雨中繼續茁壯成長，內地會亦於一九六四年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以維持在一千人左右的宣教士人數，繼續在東亞的華人及其他未得之民中事奉。¹

戴氏家族前來中國宣教的故事，無疑是中國教會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段，他們一家五代熱愛中國，並未因中國局勢的變遷而停止服事中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自一八五四年（未滿二十二歲）來到中國至一九〇五（七十二歲）年逝世於中國長沙，在華事奉達五十年之久，終其一生，除了短暫的回國休假以外，他都與中國人生活在一起，從早期穿長袍、蓄長辮，屢次坐船、步行到中國沿岸各城各鄉傳福音，到創立內地會在英國掀起獻身中華的狂潮，及至他死時已有八百二十八位宣教士的足跡深印在中國內陸、邊疆十八省（包括蒙古、新疆與西藏）的地土上。²

戴德生的第二代戴存仁牧師（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1950），當一八六六年內地會第一批宣教士到中國來時，只有五歲的他也隨行在其內，一生在華事奉達六

¹ 劉如菁著，「事工簡介—內地會」，《國度》，第二期，2001年3月，頁68~69。

² 陳一萍，「戴氏與中華」，《愛的挑戰》，頁321。

十四年之久。一八八一年戴存仁二十歲，因著父親在中國工作的需要，他忍痛犧牲尚未完成的學業，自英來華加入山東煙台內地會子弟學校的教師行列，也開始了在華的事奉，日後他在內地會從事佈道、牧養及兒童、學生工作長達五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自煙台退休後卻仍繼續留在中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他為日軍所俘，三年之久在集中營中渡過，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他是第一批返英的宣教士之一，集中營的迫害使他在返國後的第五年便與世長辭了。³

戴家的第三代戴永冕牧師一八九四年（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1978）出生於英國，六個月時隨著父母前往中國，一九一七年得救並加入內地會服事，後來在美國讀大學時加入循理會，並在中國政權轉移之後以循理會宣教士的身份來到台灣宣教，他與第四代戴紹曾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以及第五代戴繼宗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皆秉持先祖對中國人的負擔，曾在台灣服事中國人。本篇報告的主要內容即蒐集、訪問、編寫戴家第三~五代在台灣事奉的歷程，並將他們的服事作一評析，特別是對比戴德生所創內地會之宣教特色，希望能對戴家在台灣的事奉留下一些珍貴的史料，並以在台灣之中國人並戴紹曾牧師所創辦中華福音學院之學生的身分，向戴氏家族表達最深的敬意。

第一章：戴永冕牧師與師母

來台前的生平簡介

戴永冕牧師一八九四年生於英國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家中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他是雙胞胎中的哥哥，六個月大時即隨著父母搭輪船前往中國，一九〇〇年就讀於山東煙台的內地會子弟學校（原名Chefoo School，『芝罘學校』），畢業後先在上海學藥劑，一九一〇年在上海開始藥劑師工作，當時年約十八歲的他尚未得救。有一次從日本來了一位宣教士Paget Wilkes，戴永冕牧師參加他的佈道會，一天晚上講員引用羅馬書第一章中人們所犯的各種罪，當提到了其中之一為「不孝敬父母」時，聖靈提醒他犯了此罪，但戴牧師反駁說，他並沒有不孝敬父母，聖靈對他說：「你叫你的女朋友不孝敬父母」（因為當時他正與老闆的女兒交往，而老闆反

³ 陳一萍，「戴氏與中華」，《愛的挑戰》，頁 322。

對他的女兒與戴永冕牧師交往)，他覺得十分扎心，當時便與神立約，決定除非父母允許，否則不與對方交往，而他也在此時得救歸主。一九一七年加入內地會，被派到開封內地會福音醫院擔任藥劑師的工作，並利用機會在醫院中傳福音，但是自己仍然覺得不夠、失敗、尚未過聖潔的生活，甚至禁食禱告希望能有所突破。當時醫院的同工因太忙無法幫助他，甚至有的譏笑他太過頭了，這對於當時二十幾歲、渴慕追求長進的年輕人，是至為可惜的事。但就在此時，神透過循理會會長謝可法（Rev. E.P. Ashcraft）牧師夫婦的關心與代禱，使他經歷聖靈充滿、得潔淨更新⁴。

戴永冕牧師在追溯自己追求『聖靈的洗』一事上曾敘述道：

我曾經追求聖靈的洗有好幾個月之久，禁食、夜夜禱告、查考聖經，激起我內心的飢渴。一九一七年某主日晚，大被聖靈充滿的神僕古約翰博士（Dr. Jonathan Goforth）來到上海講道，那時我還不認識循理會的人，古博士在個人談道時領我看加拉太書三章十四節，我頗失望，因為我已經誠懇的嘗試過用簡單的信心追求，但終未得著，我不願欺騙自己。

然而十五個月之後，我還是渴望得著神，有一天深夜在循理會謝可法會長家裡，我終於藉著單純對神的話的信心追求並得著了心靈潔淨的福氣，雖然沒有任何特別的外在表現，記得謝師母坐在鋼琴前，這兩位忠心的信徒和我一同唱：「我能信，我願信，我就信」的光景，那情景仍然是生動、活潑在我記憶中激勵我的信心。

聖靈的大能是解決教會中罪的問題的唯一有效答案，人必須謙卑迫切誠懇的尋求祂（瑪三：1~3）⁵

經由循理會謝牧師夫婦的介紹，戴永冕牧師於一九二一年赴美求學，就讀於循理會 Greenville College，一九二三年加入循理會，一九二四年與戴永和女士（Alice Elisabeth Hayes）結婚。一九二五年畢業於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次年接受循理會的邀請與差派再度啓程來到中國河南，正式成為中華基督教循理會的宣教士。

戴永和師母生長在循理會的基督教家庭，母親是老師，父親是一位負責炸藥的礦工，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已得救歸主，在讀基督教大學時因經費不足而停學，並任職於基督教中學，很年輕時就開始教主日學，教導的恩賜很強。由於基督教大學中學習不少聖經課程，幫助他在服事上奠下真理的根基，另外神給他最大的恩賜是開荒佈道，在日後的服事帶出很大的果效。⁶

⁴ 中華福音神學院中國教會史研究中心編，《愛的挑戰》，頁 323。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年3月9日，香港。

⁵ 戴永冕，《聖靈的洗》，循理週報第 62 期，1964年7月12日，第一版。

⁶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年3月9日，香港。

一九二六~一九三五年，是戴永冕夫婦來華工作的第一期，以開封爲主，一方面開荒佈道，曾與宋尚節的伯特利佈道團遠至邊疆傳福音；一方面從事神學教育，戴牧師擔任開封聖經學校的校長。這期間他們生育了四個孩子—愛蓮、紹曾、愛美與紹仁。一九三五年戴牧師休假，赴美傳遞宣教異象。一九三六年三度來華，繼續擔任開封聖經學校校長。

河南開封聖經學院的時代，經歷了北伐與抗戰的烽火歲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戴牧師夫婦陪孩子住在煙台準備返美，但就在開封城被日軍攻陷前的兩個禮拜，院方接到來自大西北甘肅省邀請福音佈道隊的信，也因著這如同『馬其頓的異象』，戴牧師經禱告後決定留下並深入陝西開展工作，河南失守後，他帶著一批開封聖經學院的老師上到西北，戴師母也忍痛放下孩子前來相助，於是他們與內地會同工，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於陝西鳳翔共同創立西北聖經學院，是年幼子紹義出生。

這以後戴牧師夫婦渡過了服事生涯中最艱苦的一段日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消息傳來，戴永冕牧師夫婦正與西國同工坐在客廳裡看報紙。戴師母回到房間，想到過去兩個較大的女兒因疏於照顧而夭折⁷，想到眼前尚未成年的四個孩子落在敵人的手中，而自己卻在孩子最需要的時候無法保護他們，爲母的心不禁破碎，痛哭在神的面前。此時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自耳際響起：「你若關心神所關心的事，神必關心你所關心的事。」這是她離開孩子自煙台到陝西之前，一位老牧師送給她的話。於是一股暖流自心底湧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在內滋長。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當闊別五年半的孩子回到家裡，對她而言好像過了五個世紀，而在恍惚中上帝的信實卻又那樣的具體、真實。⁸

循理會在台宣教的開始

抗戰勝利後戴永冕師夫婦有七年的時間留在美國，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照顧孩子，而中國政權在一九四九年轉移後，宣教士在中國大陸的宣教工作也陸續撤離，直到一九五三年戴牧師夫婦再度以循理會宣教士的身份，將事奉工場轉到台灣。

循理會在台的宣教工作是從『司崇德』(Miss Geneva Sayre) 教士開始，她是一位極富冒險患難精神，衝勁十足的女性。一九四九年她留在鄭州看守教會，幾乎死在牢裡，一九五一年八月中國共產黨終於准許將她驅逐中國，結束了她將進近三年的牢獄生活，離開後司教士並沒有選擇回美國，而是帶著滿腹宣教熱忱進到香港難

⁷ 戴永冕牧師夫婦的大女兒在未滿一歲時，因護士給錯藥而夭折，二女兒在他們夫婦被派到河南宣教時，約兩歲時死於肺炎。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年3月9日，香港。

⁸ 《愛的挑戰》，頁 324~325。

民區，繼續從事傳福音與聖經教導的工作。在她離開河南之前，有一位循理會的牧師曾對她說：「當你到達香港之後，爲何不考慮到台灣去工作？……」，這是她第一次有到台灣事奉的意念，後來循理會派她到台灣訪查一個月後，終於決定在台灣開展新的宣教工作，司教士也於一九五二年四月抵達台灣高雄，住在鳳山，先在鳳山大寮、林園一帶開拓福音工場，同年七月在鳳山購地興建循理會在台灣的第一所禮拜堂。⁹

一九五二年七月，『來寧德』(Miss Kate Leininger) 教士來台加入宣教工作，同工們決定在高雄火車站附近購買一塊原爲魚塢的空地，作爲循理會在台的據點，之後就成爲循理會在台灣的宣教總部。一九五三年春天，司崇德、來寧德兩位教士協助屏東一家庭聚會點，五月份將一個倉庫改建成教會，這是屏東循理會的開始。一九五三年七月繼有『聞羔義』教士(Mrs. Carolyn V. Winslow)¹⁰來協助宣教，同年並在高雄火車站前的魚塢地上建了一棟四房的簡陋房子。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戴永冕與戴永和夫婦伉儷攜幼子戴紹義來台加入循理會宣教同工的行列，司教士便把這棟簡陋的房子交給他們使用，不久戴牧師夫婦便開始推展高雄的主日聚會，他們住家的客廳即成爲崇拜及禱告的場所。另由於在大陸有創辦過聖經書院的經歷，戴牧師一來就有異象創立聖經學院，於是在同年的第一次宣教會議中，戴牧師提議在高雄創辦聖經學校的建議。一九五四年由戴牧師會同汪養吾牧師和石省三¹¹弟兄於第一屆中華循理會台灣年議會中積極籌辦聖經學校，同時派汪牧師爲和平巷高雄循理教會(現河南二路一號)第一位傳道，又聘石弟兄爲年議會執行幹事，一九五五年聖光聖經書院創立(後改爲聖經學院)，並在和平巷正式上課，第一屆學員共七位，除了彭枝定爲本省原住民外，其他大多數爲軍官退役的外省人。¹²

戴家與山地宣教

⁹ 朱錦良，《拓荒先鋒的畫像》，中華循理會三十年紀念刊，頁8，1983。

James H. Taylor. Sr., 《Entering the Open Door in Formosa》, Indiana, U.S.A.: Light and Life Press, p.32。
《中華循理會鳳山教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7。

¹⁰ 聞羔義師母在1953年7月攜二子保羅(Paul)與漢復(Harry)來台，聞漢復日後並接任戴紹曾牧師聖光神學院院長之職務。

循理會在台宣教的開始可參考：高燈財，《中華循理會在台宣教與發展》，聖光神學院道學碩士科畢業論文，頁14~19。

¹¹ 石省三弟兄是戴永和師母在大陸山西省所帶領信主的循理會信徒，來到台灣後加入戴牧師夫婦的宣教工作，協助教導宣教士中文、翻譯工作及建築教堂的監督。

¹² 謝欽鈺編著，《排灣區循理會發展史概況》，頁29~30。

原住民循理會與聖光聖經書院有密切關係，最初循理會來台時，宣教士們辦聖經講習班，每次以一週為期，起先在鳳山開課，後來高雄聖光聖經書院成立後，就改在聖光上課，彭枝定牧師亦是第一位參加講習班的原住民學生。彭牧師早年生在魯凱族發源地好茶村，民國四十年間，因病住進屏東山地治療院，首次聽聞福音、並決心依靠主。病癒返鄉後，信仰受到父母的逼迫，曾多次被禁止用食甚至後來被逐出家門，含淚往高雄流浪多天，卻更堅定了他對基督的信仰。後來他有機會參加山地聖經講習班並曾被派往瑪家鄉瑪家村牧會，約四個月後，聖靈感動他到魯凱區拓荒，當時是一九五三年，他同時前往阿禮、去露、大武三個部落拓荒。當時交通不便，必須步行約十小時以上，要攀登好幾座山巒才能到達該區的村落，在傳統迷信的排斥下，起初的傳道工作受盡無數困苦，被譏笑、被趕出、被辱罵，但蒙上帝的保守、安慰和幫助，聖靈動工而漸漸有人接受主耶穌，信主人數不斷增加，兩年後這三個社區均成立教會，1955年彭枝定牧師到聖光接受造就，結識多位外國同工並介紹山區福音實況，宣教師便常到山區支援聖工，及至一九九〇年彭枝定牧師在魯凱共開拓了八間教會。¹³ 在事奉的歷程中，戴永冕牧師夫婦不但是彭牧師的恩師與屬靈父母，也是事奉上的同工，因著他們夫婦的支持、鼓勵及生命的影響，讓彭牧師在一生的服事裡沒有跌倒、失腳，更讓彭牧師在屬靈的爭戰上謙卑不致驕傲。¹⁴

循理會宣教士除了參與在魯凱族的原住民工作以外，『排灣族』的福音工作，是另一山地宣教的重點，戴師母之所以被稱為「排灣區循理會之母」、「山地教會之母」，可見其對山地宣教的貢獻。她經本省同工黃保羅的提議前往原住民開拓福音工作，雖然魯凱族彭枝定牧師於民國四十三年已開展了福音工作，但排灣族還沒有動工，也由於排灣族的地點在最南端，從事山地福音工作的長老會尚未傳福音至此，戴師母可以放手作佈道工作。當時戴師母會同黃保羅，順著南迴公路到排灣區開拓福音事工，沿路帶領了楓港王清梅姊妹與草埔林小炎弟兄信主，他們並接受了戴師母的邀約前往參加聖經造就班。因著王姊妹，戴師母有機會認識草埔謝欽鈺弟兄，謝欽鈺與同學廖正並成為排灣族聖光聖經書院的第二屆學生，¹⁵ 開學前戴師母要他們二人先回本鄉傳福音，二人便在草埔積極合作傳福音，藉著圖畫、大鼓、煤油燈為道

¹³ 此八間教會分別為阿禮、去露、大武、萬山、南三和、好茶、台東、佳音。前六間協助的宣教士有戴紹曾、畢維廉、蕭崇仁、聞漢復、聞絡得；台東教會則有戴永冕牧師；佳音教會有司奈德教士協助。參《基督教中華循理會魯凱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1~2、19。

¹⁴ 《山間的小驢駒—彭枝定牧師魯凱部落宣教回憶錄》，頁 18。在山地宣教的感人故事另可參James H. Taylor. Sr.，《Entering the Open Door in Formosa》，Indiana, U.S.A.：Light and Life Press，1956。以及《The Mountains Sing》，Indiana, U.S.A.：Light and Life Press，1984。

¹⁵ 聖光聖經書院於民國四十五年八月舉行第二屆開學典禮，共有學生十六位，排灣族有三位，魯凱族有兩位，本省人有五位，外省人六位。謝欽鈺編著，《排灣區循理會發展史概況》，頁 31~33。

具，到各部落佈道，草埔村民平時務農，山上沒有休閒娛樂，因此福音佈道成了全村最轟動的聚會，萬人空巷，短短三個月就有不少人決志信主。開學後謝欽鈺與廖正兩位同學繼續回到草埔實習牧會，在戴師母的輔導下，草埔信徒大大的增加。排灣族的福音工作後續雖有郭盛橋、郭太華等排灣族神學生加入，但最後仍留排灣區教會及佈道所牧養的排灣族同學只剩謝欽鈺一人。過程中戴師母指揮調度學生的服事地點，更安排本地神學生來實習，協助山上的福音工作，總計戴師母與聖光神學生在排灣區共開拓了丹路、草埔、竹坑、和平、中心崙、內獅、楓林、牡丹等八間教會。另由於排灣區教會發展之初，只有實習神學生三位，牧會同工不足的情況下，戴師母成立了「義務制」帶職事奉同工，挑選有見證、會讀聖經的平信徒到教會牧會，另一方面週間的聚會就由教會執事幹部負責，這樣的事奉配搭持續了八年，在這期間排灣區曾經推廣福音至牡丹鄉的石門、四林，台東的佳蘭、比魯、大南，春日鄉的日里，但因工場多工人少，最後無法持續就停了下來。¹⁶

戴永和師母在生活上總能與山地婦女們打成一片，與排灣婦女一起在河裡洗衣服，與他們一同吃、一同住，遇到沒有食物的日子山地婦女害怕時，她就編讚美詩和他們一起唱，也用各種語言寫聖經故事，而她最具特色的教學佈道之一，便是用掛圖來講解基督生平或舊約故事。¹⁷綜觀戴師母在排灣族的福音工作，舉凡傳道人的安置、教會工作之進展，她都能指揮若定，因此排灣教會能由兩三處發展到十多處，亦由於她能照著神的旨意選拔造就出合適的工人，因此教會能由沒有一個駐堂傳道到各教會都有駐堂傳道。每年夏天戴師母並親自籌劃舉辦排灣青年夏令營與執事退修會，除了自己擔任講員以外並奉獻大部份的經費，另外又創辦了保母訓練班，訓練優秀山地青年子女幼稚園老師。山地的工作十分清苦，神給她一顆受苦的心志，因此地瓜、芋頭她也能吃飽，地舖、硬板凳她也能睡著。戴師母又特別有記憶的恩賜，不但對各教會執事的家庭有清楚的明白，就連許多慕道友和小孩子的名字她都能叫得出來，因此能按著需要給予禱告和幫助。神也特別給她語言的恩賜，她不但精通希臘語文、英文、國語、也很快學會台語甚至會講山地話。¹⁸聞羔義師母形容戴永和師母是她所認識最能幹的宣教士之一：「她會教書、會講道、會唱歌、會錄音、會做個人談道、會領佈道會、會作婦女工作、兒童工作、青年工作、文字工作，會縫紉、會烹飪、會主持會議、擔任司庫、蓋禮拜堂、招待客人、爬山傳福音給山地同胞，會作新娘子的母親、學生的顧問----還有許多許多！她極富幽默感，了解一切

¹⁶ 謝欽鈺編著，《排灣區循理會發展史概況》，頁 33~36。

¹⁷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 年 3 月 9 日，香港。

¹⁸ 李德烈，《山地教會之母—戴永和》，循理週報第 171 期第二版，1967 年 10 月 1 日。

不同年齡人的心理，因此大家都喜歡她，她實在像是我的親姊姊。」¹⁹

平地開拓與配搭牧會

一九五三年戴永冕牧師、師母來台時，尚有在中學讀書的小兒子，戴牧師以差會主席的身份開始拓展宣教工作，戴師母更是全力以赴。首先開始的是和平巷的佈道工作，開拓時期戴師母背著手風琴，主日學學生黃文雄背著大鼓，石省三老先生和呂榮輝弟兄帶著劉金哲等一群跟在後面的小朋友，隨著風琴的樂聲邊走邊唱“來信耶穌”的詩歌，在總部的周圍繞了一大圈，回來後就有十幾個小學生，加上呂榮輝弟兄在中學教書的幾個學生，呂弟兄就開始給他們講聖經故事，戴師母也認真的向他們傳福音，後來這群孩子有不少日後成為和平巷青年團契的忠心契友。

有一次，戴師母問呂榮輝說，如果要在鳳山跟屏東間再開設佈道所，要開在哪裡？呂弟兄回答在『九曲堂』。戴師母便帶著呂弟兄每禮拜三及禮拜六下午，都到九曲堂佈道。那時租了一個地方作禮拜，待每禮拜天下午他們到九曲堂時，總是在何太太家門口教主日學。一九五五年聖誕節前有幾位慕道友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九曲堂佈道所也正式成立。²⁰總計戴師母在平地參與開拓的福音據點有：自強、九曲堂、楓港等教會。

戴永冕牧師以中華循理會會長之職兼任聖經學院院長，除了神學院的校務工作與許多循理會的會務工作外，聖經教導是他的最愛，特別是摩西五經、但以理書與啓示錄...等，當山地與平地的許多開拓工作得以如火如荼的開展時，神學院的教導與訓練是背後重要的根基，功不可沒。戴牧師並常應邀到各地主領佈道會、培靈會、主日講台、查經班等，楊東初弟兄形容他們夫婦聖潔的生活與教導有如「罪的剋星」，並對他們的講台評析如下：

他與戴師母無論何時主領禮拜、查經、佈道甚或獻堂典禮、證婚和惜別會上答詞，無不以除罪為中心，其個人對罪的態度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常作譬喻說：「假如魔鬼是隻飛鷹，我無法禁止他在我以上飛越或盤旋，但敢保不容他在我髮間駐足和搭窩。」²¹

戴永冕老牧師每週五晚上固定在屏東循理會主領查經班，顏德輝弟兄回憶他參加查經班的經驗，敘述道：

¹⁹ 聞羔義，《送別戴老牧師並師母》，循理週報第 171 期第二版，1967 年 10 月 1 日。

²⁰ 呂榮輝，《懷念Mother Taylor》，聖光神學院四十週年慶，頁 9~10。

²¹ 楊東初，《永留去思---為戴老牧師和師母離華而作》，循理週報第 171 期第二版。

民國五十四年第二個禮拜五的晚上，第一次踏進忠孝路屏東教會，主領的人是一位老年的外國人，當時好像是查考馬太福音。坐定後，起初心中帶一點好奇，可是仔細聽下去，不覺喜出望外，如渴鹿之得溪水，欲捨不甘，一小時很快的過去，餘味無窮。查經班結束後，這老年外國人很和藹慈祥地，和我這個「陌生人」寒暄談話，從他的談吐中，使我尋到了真誠無偽與愛主的熱衷，從此之後不久，我曉得他是戴永冕老牧師，就這樣我風雨無阻，每逢拜五晚上都參加他的查經會，使我成爲屏東教會的一份子。²²

戴永冕牧師亦曾配搭教會牧會工作，一九六三年依據第十屆年議會決議，擔任鳳山教會的配搭宣教士，與范彼得牧師與劉建明傳道共同牧養鳳山教會。一九六五年接受第十二屆年議會差派，和畢美蓮（Mrs. Marith Bicksler）師母再度擔任鳳山教會配搭同工，協助李光照牧師與劉建明傳道，一九六六年退休。²³

聖光神學院的事奉

一九五三年戴永冕牧師來台後，秉持他的信心與異象，爲了廣傳福音需要傳道同工，便積極籌辦聖經學校，召開第一屆中華循理會台灣年議會，其中一九五四年召開的幾次會議都是在和平巷開，會中在討論聖經學校命名時曾提到幾個名詞，後來，武景周牧師提出聖光兩字的建議，戴牧師立刻贊同，於是聖光聖經學校的命名就定了下來。並決定一九五五年戴紹曾牧師來台的那年秋天開課。在同時基於聖經原文對解經重要，戴永和師母認爲神學生應該學習聖經希臘文，於是在一九五四年即責成呂榮輝弟兄翻譯梅晨博士所著新約希臘文初階，呂弟兄每次在和平巷進行翻譯工作時，戴師母總是像慈母般的在旁指導：她先將大意說一次，呂弟兄再翻譯，每翻譯一段後，就再讀給她聽，她一面聽一面對照梅晨教授的英文原著，每碰到與原著出入時就再修改，直改到詞能到達原意爲止。譯本最初以油印講義分發給同學，以後幾經戴紹曾牧師修訂，於一九六四年正式出書。²⁴

自一九五五年聖光正式創辦，『開創階段』環境極其艱困，以克難方式興建校舍，無論教導、管理、策劃、事務等工作都由宣教士承擔，培養出一批既愛主又有使命感的福音勇士，忠心的在神的家中殷勤事奉。

提起聖光求學的階段，田養吾牧師形容戴永冕牧師不但有「爲父」之心，且有

²² 顏德輝，《盼望戴佬伉儷再回來》，循理週報第 171 期第二版。

²³ 《中華循理會鳳山教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47。

²⁴ 高燈財，《中華循理會在台宣教與發展》，聖光神學院道學碩士科畢業論文，頁 18。
呂榮輝，《懷念 Mother Taylor》，聖光神學院四十週年慶紀念特刊，頁 10。

「慈母」之愛，他不但關心學生的靈命與課業，也關懷學生的身體與健康：

記得有一次，我的內人——也是他的學生蘇真理患了腸胃病，幾天不思飲食，他老人家端著兩塊烤過和抹上果醬的麵包來探望她，鼓勵她吃並為她禱告，使我們夫妻感動不已，那愛人的榜樣就活畫在我們跟前。

戴永冕牧師與師母的上課有其不同的風格特色，田牧師提及：

每上戴老牧師一堂課，就像聽他講一篇道，不論是教會歷史、釋經學、摩西五經、保羅書信，我感覺他都在講道，老牧師已經把整本聖經的真理融會貫通，所以在授課的時候總是引經據典，就像講道一樣，極其自然。……上戴老師母的課真是如沐春風，她能把枯燥無味的課程講得生動有趣，使聽課的人不會打瞌睡，不致沒有心得，所以學生都喜歡上她的課。老師母的上課方法有獨道之處，不但深入淺出，條理分明，而且重點指向，去繁就簡，因此受課的人能夠抓住重心，得其要領，所以在考試的時候只要稍加溫習，便胸有成竹，一定過關。甚至當場以口頭式問答進行測驗，個個成績不凡。…在老師中教授科目最多的，恐怕要算戴老師母了，「基督生平」、「四福音合參」、「教會音樂」、「開荒佈道」、「兒童工作」、「婦女工作」、「主日學校」、「希臘文」、「門徒訓練」、「個人談道」等她都教過，真可稱得上「十項全能」。²⁵

第二章：戴紹曾牧師與師母

來台前的生平簡介

戴紹曾牧師一九二九年生於中國河南省開封市，一九三六年進入山東煙台內地會子弟學校就讀，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他和姊姊、弟弟、妹妹在日軍手下，有三年半是在集中營裡度過，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他從集中營回到陝西鳳翔父母身邊，有一天他父親被邀到安徽主領佈道會他也隨行前往，會後，有一位中國青年跪到台前，痛哭流涕，真誠悔改，聖靈責備他，提醒他在戰亂中有多少中國人、外國人喪失性命，而他原是該死的，是神保守了他的性命，那一刻他頑梗的心受了感動，第一次真心悔改在主面前。在此之前，因著民族的優越感及父母因宣教的需要長年在

²⁵ 田養吾，《兩位孕育生命的老忠僕》，聖光神學院四十週年慶紀念特刊，頁 12~14。

外奔波，使他對中國（其實是對上帝），隱含著敵意，三年半的集中營生活，每天吃半飽的高粱稀飯拌茄子及強迫式的勞役，也使他未識上帝之愛，心中暗暗的立下志向，將來絕不作傳道人，即或不然，也絕不在中國傳道。

一九四六年帶著新造的生命他前往美國求學，先進入Spring Arbor College 就讀，後來進入Greenville College 主修哲學與宗教，這段期間靈裡火熱的他每逢週六就去露天佈道，暑期還自組佈道團領夏令會。在Spring Arbor College他認識了未來的賢慧妻子—賴恩（Leone Tjepkema,1930~）小姐，她亦是一位循理會的會友，當時已獻身為宣教士，並且對華人事工有負擔，兩人於一九五一年戴紹曾畢業那年結婚（戴賴恩師母還有一年才畢業）。婚後戴紹曾進入亞斯比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一九五四年取得神學道學士（B.D.）學位，並在美國肯達基州的一間循理會（Scottsville）先牧會一年。一年後他面臨是否回到中國的重大抉擇，後來藉著妻子的印證，他們清楚了神的旨意，一九五五年六月 26 日，懷著緊張而興奮的心情，他們以中華循理會宣教士的身分踏上了台灣寶島的土地—高雄。²⁶

聖光神學院階段的事奉

在台灣的前六年他們一面從石省三老先生及王瑞華老師苦學國語，一面協助父母在聖光聖經學院的教書工作（1955~1960），此外青年與山地工作是除了神學院以外主要的事奉方向。在循理會背景長大的白嘉靈牧師，在一篇追溯與戴紹曾牧師師生情誼的文章中，特別對戴牧師的青年事奉有以下的描述：

戴院長自一九六〇年起擔任聖光神學院院長，直到一九七〇年開辦「華神」，始終是一位受青年人喜愛的長輩，在「聖光」的院務之外，常在各地領聚會，而且幾乎是有請必到。有一段時間他的辦公室也就是青年夏令營的籌備處；他的秘書，也就是青年工作的總連絡。許多的青年會議借「聖光」舉辦是免不了的，有時候他與我們一起開會，有時候他與我們一同跪在他辦公室的磨石地上迫切禱告。

青年人，青年人就是他事奉重心，也是一直在他心頭縈繞的對象。他曾經一連十幾個禮拜，在循理會的會刊（周刊）上連載教導青年從事個人佈道的文章，題目就是「青年啊！主要用你！」在第一篇文章中，他曾經語重心腸的發出挑戰：「為什麼今天的教會面對著這樣迫切的需要，而作工的人還是那樣的稀少呢？」²⁷

²⁶ 《愛的挑戰》，頁 326~327。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年3月9日，香港。

²⁷ 白嘉靈，「我的老師戴紹曾」，《海外基督使團一二五週年台灣地區特刊》，台北：海外基督使團台灣地區委員會，1990，頁 53。

戴紹曾牧師每一年主領循理會青年夏令查經班，總是一年查完一卷。另外亦從事山地佈道工作，特別是有七到八年的時間協助彭枝定牧師開拓魯凱族山地福音工作。魯凱族位於高山上，需越過一坡一坡的高山，至少需要步行八小時以上，戴紹曾牧師從他母親身上學習如何作山地佈道，也協助彭枝定牧師在魯凱族開拓了許多間教會。當時在他講道時，彭牧師總會替他翻譯為山地話，但早期有時因彭牧師的語言不夠，還必須先翻譯成日文再翻成山地話。戴牧師形容彭牧師有時很嚴厲，記得有一次戴紹曾牧師主領聖餐，彭牧師覺得他的族人回到喝酒、不誠實、淫亂等罪惡，便責備犯罪的不得領聖餐，結果當天沒有一個人敢領聖餐。

一九六〇戴紹曾牧師由聖光神學院的代理院長繼任為院長（1960~1970）。²⁸在院長任內的階段，在其高瞻遠矚之下，有三件工作影響與貢獻頗巨，第一件是興建三層樓的新校舍，總建坪達四百餘坪，當時即耗資新台幣兩百餘萬元，此建築物當時可說是傲視高雄市，因居住環境改善，容量大增，因此學生人數增加，同時也開始啓用全時間的中國同工。第二件是成立聖光董事會聘請循理會和友會愛主並對神學教育有負擔之聖徒為董事，共同參與神學教育的推動。第三件是提升學制，將招收初中程度的聖經科停止招生，普通科改為神學科，招收高中畢業生頒發神學士學位，而聖光聖經學院也在一九六八年改制為聖光神學院。一九七〇年戴紹曾牧師因北上開設華神，聖光院長的職責便由宣教士聞漢復牧師接任，聞牧師是一位胸襟開闊、眼光遠大的宣教士，為聖光定下策略，將負責神學院的使命轉移給中國同工作了妥善的預備，及至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聖光畢業校友田養吾牧師自美學成返國，接下院長重責，至此聖光的歷史即由宣教士的時期轉移到中國同工身上。²⁹

提到戴永冕牧師與戴紹曾牧師在聖光院長任內的情形，曾是他們交接任內學生的汪質彬牧師也談到與他們相處的經歷：（以下戴永冕牧師以戴老牧師稱之；戴紹曾牧師以少戴牧師稱之）

我生於民國 16 年（大少戴牧師兩歲），走向全職事奉之前，原任空總參謀官，民國 49 年在大寮教會由黃培民牧師的父親帶領信主。記得民國 51 年我從大寮帶著行李，風塵僕僕的騎著腳踏車前往聖光報考神學院，當時的院長戴老牧師看到已疲憊不堪、幾乎無法再立穩於腳踏車上的我，連忙進身前來扶持，慈祥的面容好比老父欣見久未歸家的浪子，使我的心中倍感溫馨。我原患有胃病，進入神學院一年多後，因伙食的關係胃病再度復發，當時的校董原考慮要我退學，戴老牧師為我能繼續留在學校就讀禁食禱告三天，校董因受其愛心的感動而讓我繼續就讀。

²⁸ 《愛的挑戰》，頁 327。

²⁹ 聖光神學院，《聖光神學院三十三週年新校舍奉獻紀念特刊》，頁 6。

上了聖光三年級，聖光的院長改由少戴牧師接任，當時原由循理會出版之循理報改由聖光神學院接辦，我是主要負責的同學，與少戴牧師的秘書一同出版循理刊，當時因為文字工作的繁忙只好放棄希臘文的學習。有一週六當我在抄寫講稿時因胃病發作竟昏倒在地，當時戴老牧師發現時趕緊把少戴牧師叫來，本欲把我送往彰化基督教醫院作徹底的治療，後仍送往屏東基督教醫院手術，感謝神手術十分順利，至此後胃病不再復發。後來戴老牧師回憶我當時昏倒時的情形，形容我有如一隻死鴨子般，當我被送往屏東的途中，還不忘交代安排週日在文山教會的講道等等。養病期間少戴師母爲了顧慮我營養的需要，常供應我牛奶--這種當時被視爲昂貴的食品。

聖光有一些神學生（包括我）的經費是由美國一些愛主的弟兄姊妹所支持的，他們除了每年在經費上支持我們以外，也會寄一些衣服給我們。戴牧師一家對於我們這些從大陸過來的人，逢年過節總是會特別照顧。記得戴老師母常會在聖誕節發給我們聖誕紅包，少戴牧師常會問我『口袋有零錢嗎？』，然後會抓一把零錢給我，告訴我『買一點喜歡吃的』。有些時候我會幫他們「刻鋼板」--出考試卷，甚至有時忙到半夜，少戴師母總會爲我們預備牛奶、餅乾等點心。

少戴牧師對宣教很有負擔，派我開拓屏東六塊厝，記得當時我四年級，每週六早上他會親自教授我們開拓的技巧，下午三點鐘我們便去開拓，到晚上七點鐘回來檢討、禱告，隔天早上繼續再去。神學院畢業後我繼續留在六塊厝佈道所七年，直到後來教會建堂（當時有名的檜木花園教會）後，我便調到高雄循理會事奉。在聖光神學院的學習，除了神學教育與聖潔生活教育以外，也從少戴院長身上對開拓宣教有寶貴的學習。

戴家人身上各有其特質，戴老牧師總是笑咪咪的，常把別人的名字喊錯，晚上常常帶領查經課程，地點多在屏東循理會，主日常在沒有牧師的教會主領聖餐。擔任循理會會長時主持每月聯禱會，並在會中講道，而約翰福音 10 章「好牧人」的題目是他每年必講的道。戴老牧師常爲軟弱的學生禁食禱告，戴老師母則常常要學生禱告悔改，包括講話太大聲等，所以學生有時會有點怕她。在治理神學院的理念上，戴老牧師重視聖經不願把聖經學院改爲神學院，但在少戴牧師擔任院長時，則將其改爲神學院。遇到頑固學生少戴牧師總是委婉溝通，這點頗與其父同。少戴師母對孩子的家教頗嚴，對他們聚會的要求更是一點都不馬乎，孩子們除了上兒童主日學外，還被要求在與成人一同參加崇拜時要乖乖坐好（否則小心被”掐”）。小兒子戴繼宗從小受中國式教育，記得他 4、5 歲時，有一次我在樓梯間遇見他，隨口對他說：『要乖乖ㄟ！』，他回答：『不要驕傲，驕者必敗！』，小小年紀，出口成章，樣子很

是可愛。

少戴牧師在一九六六年被選為循理會會長，以後他常有機會北上或來往台灣各地，發現台灣教育水準提高，是他將聖光聖經學院改為聖光神學院（Holy Light Theological College）的主要原因，後來他對我及一些聖光畢業的同學談到想北上辦神學院，我們大家的反應是：「錢從哪裡來？」，少戴牧師的回答是：『神給你的工作就會有錢！』。當時我與潘雅三、吳務光、谷國欽、彭超等人一起參加中台衛理高級神學研究班³⁰的暑期進修課程（一年上課四週），有一次當少戴牧師開車載我們至中台後，他就上台北兩週，第一週找當時張明哲弟兄談有關在台北設立神學院的事，張弟兄建議再找一重要人物吳勇商談，於是第二週我們在中台一起為此事禁食通宵禱告，感謝神，當少戴牧師會見完吳勇長老，與其溝通完神學教育的重要性之後，他的態度從反對神學轉為同意且願全力配合，神果真動了奇妙的善工。回到高雄後我們幾位仍同心為此事禱告，看到神繼續作工，感動蘇文隆參與籌備並擔任總務的工作，中華福音神學院也於一九七〇年創立，戴紹曾牧師擔任第一任院長，而在戴紹曾牧師於華神擔任十年的院長期間，我也擔任了華神十年的董事。³¹

中華福音神學院十年事奉

一九六五年七月，台灣宣教士聯誼會，假日月潭涵碧樓舉行夏令會時，世界福音聯誼會總幹事泰勒博士，提議建立一所聯合性且具有研究院水準的神學院。於是中華福音神學院於當年即開始籌備。一九六九年十月組織臨時董事會，草定組織章程；一九七〇年五月董事會正式成立，公推吳勇長老為董事會主席、張明哲弟兄為副主席，戴紹曾牧師為首任院長，華神於一九七〇年正式成立。³²它可謂受教會之託，秉著服務眾教會的宗旨而成立，專門招收清楚蒙召的大專畢業生，並以「靈命、學識、事奉」三者並重為訓練的原則。一九七〇年10月5日舉辦第一屆開學典禮，由董事會吳勇主席主持，棣慕華博士以「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為題勸勉眾人，當天與會的賓客約有一百五十人。創辦期的同工除了由戴紹曾牧師擔任院長外，同工群另有秘書兼總務主任蘇文隆、代教務主任趙天恩、代理訓導主任兼實習主任陳濟

³⁰ 衛理宗高級神學研究班乃由循理會、貴格會、聖教會及拿撒勒人會四教派聯合主辦，戴紹曾牧師為創辦人之一，每年暑假開班，以各該教派及其他教會神學正科之畢業傳道人為造就對象，凡修滿二十個學分者即可畢業，並獲得神學士學位，汪質彬牧師為其第七屆畢業生。參 209 期循理報，1971 年 8 月 1 日，第一版。

³¹ 林淑清，《訪問汪質彬牧師談與戴永冕牧師與戴紹曾牧師夫婦的相處經歷與認識》，聖光神學院，2003 年 11 月。

³² 華神學生手冊（1999~2001 年版），第 8~9 頁。

民、圖書館主任戴賴恩、教授兼常務董事與院務委員會委員寇世遠、副教授兼常務董事與院務委員會委員沈介山及助理秘書蔡忠梅。第一屆的學生有 27 人報考，25 人錄取（含白天班與晚上班正式生 10 人、試讀生 3 人、選讀生 12 人）。³³

華神創辦之初與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³⁴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當時出生香港愛主的年輕人決志獻身華人神學教育，培育未來教會人才。他們組成教授預備團（Professors in Preparation），努力進修裝備自己，希望將來自己能成為未來神學教育的尖兵。他們年輕、積極、充滿熱心，對華神之籌辦亦有高度興趣，亟思有所參與，甚至在美國開會逕自決定華神當如何辦學、如何發展，而當時在北美部分教會人士，為顧慮中國教會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來提供兩所神學院之所需，確曾在北美華福開會時考慮兩所神學院合辦的可行性，而當時吳勇董事長原考慮接受他們的意見，但在同工們仔細分析其中的差異之後，經眾人評估認為兩地的神學院各有不同的需要，最後決定台灣與香港各自辦神學院，但香港仍派人來支援華神的教學，這也是趙天恩與陳濟民兩位師長自香港來到華神事奉的原因。感謝神，我們看到日後無論是華神與中神都受到神的重用。³⁵

華神草創時期（一九七〇、十~一九七一、九）是租用士林福林路浸禮聖經會為上課與辦公的地方，一九七一年九月第二屆開學典禮後，華神邁入第二階段（至一九七九、六），校址設在士林幸福街，由行道會提供，前此一年，該址原為華神師生宿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華神舉行新校舍（今汀洲路舊大樓）破土典禮，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新校舍奉獻典禮意義重大，不僅在於五百建坪、六層大樓、四千六百萬建築費，更在於國內、國外華人基督徒的合一見證。³⁶ 而華神建校期間身為華神大家長的戴紹曾院長，更是付出極大的心血。對新校舍蓋成的遠景，戴院

³³ 華神院訊創刊號，1970 年 11 月 2 日，第一版與第三版。

³⁴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創立經過可參考其 2004~2005 課程概覽手冊第四頁：『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神把一個異象賜給當時四位在美國費城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就讀的學生，及隨後組成的委身團：就是要建立一所本色化、福音信仰、不分宗派教會、專門訓練大專畢業生的神學院，培養教會所需的人才，服事中國教會，把福音傳遍各地。這些人組成「神學院計劃委員會」，與在美國註冊的「華北神學院美國董事會」，經過兩年商討之後，於一九六九年合併成為「中國神學研究院」。一九七二年四月，美國董事會決定一九七五年於香港創校。一九七三年「中神」於香港註冊即成立董事會，積極進行籌備工作。一九七四年的暑假，「中神」開辦先修班，向大專生及畢業生提供神學訓練，為圖書館收集書籍並作分類編號，並於當年八月成立「福音廣播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一九七五年招收第一屆學生，六月時神為神學院預備了九龍塘德雲道四至五號的校舍。七五年九月 28 日下午，神學院正式成立，舉行開學慶典。十年前的異象終告實現，為華人神學教育掀開新的一頁。』

³⁵ 林治平口述，林淑清記錄，2004 年 2 月 20 日。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 年 3 月 9 日，香港。

³⁶ 華神院訊第 111 期，1980 年 1 月 5 日，第六版。《愛的挑戰》之前頁內附照片講解。

長在一九七八年接受基督教論壇報的邀稿時，表達了一段他心中的期許：

中華福音神學院鑑於基督教來華一百七十年仍未在文化中生根，準備在遷居新校舍之後成立「中國教會歷史研究中心」，圖書館的四分之一闢為研究室，先從擴充圖書設備開始，繼而網羅並培育研究人才，從事中國教會歷史的長期研究計畫。福音唯其在文化中生根方能長久，這是一項令人振奮的新嚐試。

其實，新校舍蓋成之後，不只有研究中心（包括傳道人的進修和中國教會歷史的研究），還有教導中心以及宣教中心。深願這些中心能為中國教會訓練栽培出合用的時代工人，使中國神學教育的未來呈現一片光明的遠景。³⁷

戴院長在華神十年期間除了處理院務行政工作及授課以外，並受邀到海內外主領奮興培靈會與研經培靈會，亦曾帶領學生組成山地佈道短宣隊前往山地佈道。³⁸ 雖事奉工作繁重，卻也能細緻的對學生的生活與學習表達關懷，他的學生姜寶陞回憶道：

記得唸一年級時，修那艱深的希臘文，我頭一回就受到了挫折，心中難過極了，有時真擔心自己是否能從「華神」順利畢業。那些日子，心緒十分不寧，也許他聽說了我的困境，有一天黃昏，我正跟幾位同學在士林校園內聊天，他微笑的走了過來，摸著我的手說：「不要灰心」，說實在的，那天好感動，彷彿有一股暖流貫穿了全身。³⁹

華神家眷彭素琴對戴院長的和藹可親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從外子（昌和）口中聽到院長如何關心我們的婚事，深覺他不愧是華神大家庭的家長。每一個學生都是他的兒子（或女兒）也是他的寶貝，否則他怎會關心到學生的婚事呢？....去年聖誕節（外子已畢業），我們全家北上。到了華神校門口即見到院長，當他知道我們要住在華神時，立刻為我們聯絡湯主任，以便安排住宿，使我們享受到回娘家的親情。有一天晚上，院長邀請我們到他家中談談，為的是想了解我們在台中工作的情形。結果在我們要離開之際，由於我抱著小兒，穿鞋不便，院長見了便要親自蹲下為我穿鞋，我立刻說：「不必了，我能自己穿鞋，謝謝您」（心想怎好讓院長為我服務呢？）現在回憶起來，與主耶穌為門徒洗腳的圖畫很近似，真令我肅然起敬！...我所認識的戴院長，就是如此平易近人，使人如沐春風，

³⁷ 戴紹曾，《中國神學教育的遠景》，「基督教論壇報」，1978年1月29日。

《愛的挑戰》，頁31。

³⁸ 一九七三年四月曾率領華神一年級學生一行九人前往南部大武、阿禮、好茶、霧台等山地教會佈道。參華神院訊第30期，1973年4月1日，第一版。

³⁹ 《愛的挑戰》，頁302。

雖然他也有嚴肅的時刻，但平常他多半是和藹可親的。⁴⁰

戴院長不但沒有洋人的優越感，他在情感上對中國人的認同，也是大家所公認的，從華神畢業並當時赴美進修的張宰金回憶到：當一九七八年聖誕節前夕，他在美國芝加哥附近求學，在電視上看見卡特總統宣佈美國與中共建交時，情緒陷入低潮，當晚徹夜難眠。第二天一大早，戴院長自印第安那州打長途電話給他，並以詩篇第四十六篇鼓勵他。原來這篇詩篇，曾在日本集中營給予戴院長力量，那時神也透過這段經文帶給他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不久之後，戴院長又和一些宣教士及華僑學人，應邀在芝加哥的慕迪廣播電臺，就美國與中共建交舉行座談會，並投稿在美國有影響力的基督教雜誌，如「今日基督徒」(Christianity Today)，發表他的看法及感受，他熱愛中國人的情感自然流露，為真理講話之立場堅定不移。⁴¹

提起戴賴恩師母，不得不提的是她對神學院圖書館的貢獻。戴師母是華神圖書館的創辦人，雖然他大學畢業後只受過四學分的分類編目課程訓練，但日後在亞斯比神學院 (Asbury Seminary) 的約翰衛斯理基金會圖書館 (John Wesley Foundation Library) 曾工作兩年。來台灣之後，擔任聖光神學院圖書館的館長達十五年之久，加上在華神圖書館七年，共有二十四年的資深圖書館工作經驗。戴賴恩師母不僅負責華神圖書館英文圖書的分類編目，並且掌管全館的行政系統，推動圖書館內外的工作進度，聯合全省神學圖書館之間的合作，使圖書館的功能日日向前，生生不息的擴展。⁴²

一九八〇年戴紹曾牧師接受邀請出任海外基督使團 (原名「內地會」) 第七任總主任，在此之前他們是先作了離開華神的決定，而當一九七九年他們夫婦二人在美國時，接到了這個職務的邀請電話，後來經過禱告的印証，才接受了這個職務。一九八〇年因著差會制度的規定，他們在進入另一個宣教差會時必須離開循理會的差會體系，他們便過著憑信心的生活 (感謝神也興起一些華人教會對他經濟上的支持)，但至今他們仍是循理會的會籍，只不過因著事奉工場的調整，他們自應配合改變所屬宣教差會。一九八〇年的海外基督使團有來自 22 個國家的九百餘位宣教士 (五十位來自亞洲) 在東南亞九個國家事奉，當神對戴院長的事奉有不同的帶領後，董事會於是聘請林道亮牧師接任院長之職，林院長當時是洛杉磯第一華人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並執教於伊利諾州三一神學院。回顧華神創辦十年，已有七十多位校友分

⁴⁰ 《愛的挑戰》，頁 310~311。

⁴¹ 同上，頁 300。

⁴² 《服務眾教會的華神圖書館》，華神院訊第 87 期，1978 年 1 月 5 日，第六版。

佈各地，從事拓荒、牧會、宣教、教育及文字等工作。⁴³ 而面對未來華神第二個十年，戴院長期勉華神師長以謹慎的態度在既有的基礎上往前不要鬆懈，也呼籲各地華神之友以加倍的禱告作為後盾來支持華神：

經過九年多掙扎與考驗，華神經歷了主恩惠的帶領與供應，終至完成校舍，使我們很自然的想到華神已達到目標，可以開始延緩腳步，享受一下這裡的舒適與安逸，這是多麼愚蠢的想法！神在七十年代所賜予華神的只是他期望我們在八十年代建立的基礎。……我深信唯有華神大家庭及華神之友，重新在禱告中支取天父那未開發無量供應的源頭，才有八十年代的更新與長進。⁴⁴

戴紹曾牧師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一年間擔任海外基督使團(只有台灣仍稱『內地會』)總主任一職，一九九一年轉至香港擔任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一九九六年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一職由他的兒子戴繼宗牧師接任，自己則擔任事工部所屬的「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總裁。

第三章：戴繼宗牧師與師母

蒙恩得救與進入全職

戴紹曾的兒子戴繼宗—承繼祖宗的事業，一九五九年生於台灣屏東，與兩位姊姊戴美琳 (Amelia Sue Taylor Jackson, 1955~) 與戴美溪 (Signe Jean Taylor Alsin, 1957~)，小時候都曾就讀高雄煉油廠子弟小學，後來隨著父母服事的需要他也轉至台北復興小學就讀，也因此國語讀寫能力都非常好。一九七一年中國退出聯合國，戴繼宗第一次嚐到了被中國人排斥的滋味--九月開學以後，他帶著錢到學校註冊，才走到教室門口就被同學推了出來---「都是你們美國人害的！」，全班『敵愾同仇』的情緒幾乎把他完全淹沒。感謝神這刻骨銘心的經歷並不影響他日後對中國人的愛，他能幽默的稱自己是雞蛋—外白內黃。⁴⁵

⁴³ 華神院訊第 111 期，1980 年 1 月 5 日，第一版與第六版。

華神在 2000 年三十週年院慶時，畢業生已有一千多位。參華神三十週年慶紀念光碟。

⁴⁴ 華神院訊第 110 期，1979 年 12 月 5 日，第一版。

⁴⁵ 《愛的挑戰》，頁 328~329；林治平，《一家五代熱愛中國的戴氏家族》，宇宙光雜誌，1978 年 7 月，頁 13。

初中時戴繼宗的生命亦曾有過叛逆，在青少年階段曾參加藝術團契（宇宙光之前身）的演出，帶給他生命不少幫助，而他真正清楚蒙恩得救，是在高中就讀台中馬禮遜學校時，神藉著一位老師個別的關懷帶領，幫助他清楚的接受主並受洗歸入主名。高中畢業後他回到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就讀，一九八二年大學畢業後便申請加入內地會，有兩年的時間在美國加州與艾得理⁴⁶牧師配搭，承受相當寶貴的師徒式訓練，這段期間給戴繼宗的影響非常大，神藉著艾得理牧師的開導與關懷，幫助戴繼宗從家族的壓力與期望中出來，知道服事主單純是因為神的呼召。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戴繼宗進入肯達基州亞斯比（Asbury）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同時在肯達基州一間華人教會服事。當時他手邊只有一個學期的學費，於是他向神禱告：『主啊！若你帶領我讀神學，求你供應我這三年所需要的。』第二個學期開學註冊前，學費尚無著落，他心中禱告著，就在這時恰好遇到學校的出納主任，他告訴戴繼宗牧師已有人打電話表示願意為他付學費和生活費，而信實的神不但供應了那個學期，也為他預備了接下來兩年的費用。⁴⁷

一九八七年神學院畢業後，有三年的時間他在波斯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與李秀全牧師配搭牧會。過去因著繼續求學的原因，戴繼宗牧師配合海外基督使團體制的要求退出了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差會，畢業後他曾考慮加入宗派性的差會來服事，但因當時他的負擔是希望能與校園團契配搭學生福音工作，而宗派性的差會有宗派上的限制，無法認同他與現有學生福音機構合作的可能性，於是一九九〇戴繼宗牧師選擇重新加入海外基督使團並回到台灣服事，前期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擔任輔導，後期增加了台北醫學院輔導的事奉。⁴⁸

進入婚姻與後代產業

戴繼宗與妻子柯悅敏是在波斯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認識，當時師母正在美國讀

⁴⁶ 艾得理牧師是內地會的宣教士，1934年5月（二十二歲）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即申請加入內地會，同年九月即啟程前往中國大陸事奉，一直到中國政權轉移後，他也在1950年8月離開中國。邇後神帶領他繼續在美國、香港……等地服事，而他的一生乃為世界各地的華人學生福音工作點燃自己。1979年以後，他一次又一次的回中國大陸去，神藉著他幫助了很多敏銳的基督徒教師與專業人員預備自己前往中國服事、開始了「守望中華禱研會」、影響海外基督使團發展針對中國大陸學者與學生編寫的護教教材以向世界各地中國知識份子傳福音，延伸影響海外基督使團將大學校園福音工作與「基督使者」等類似事工結合起來，建立了海外華人暨東亞人事工。艾得理一生在中國中間服事達六十年之久，1994年5月（八十二歲）逝世於美國柏克萊。有關艾得理的一生可參考安達姬著，《艾得理傳—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園，1994。

⁴⁷ 戴德生著，《獻身中華》，第五版附錄戴紹曾牧師「九代相傳」增補篇，頁220。

⁴⁸ 林淑清，《訪問戴繼宗牧師》，2004年3月8日，香港。

研究所，一九九二年戴繼宗牧師在台服事時二人開始交往，一九九三年八月即回美國結婚。柯悅敏師母是在花蓮出身長大，外祖父李水車是長老會的傳道人，他與妻子一生安貧樂道，在物質缺乏的二〇年代用愛撫照人間，被喻為人間天使，是早期花蓮教會的開拓先哲之一，太魯閣族公主姬望在他們的帶領之下於一九二四年受洗歸主，後來成為「原住民信仰之母」。⁴⁹李水車留給後代的寶藏是信仰、音樂與美術，柯悅敏師母即畢業於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修聲樂，顯然她也從家族中遺傳了音樂方面的天賦。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初在美國的這段期間，他們回到母會波斯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牧會，戴牧師擔任英文部牧師。在這段期間他們生下了老大戴承約(1994.6.19)與老二戴承書(1995.11.9)，一九九六年初他們舉家搬至香港，至今八年多(1996~2004)在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擔任工場主任。而家中老三戴承亞亦在香港出生(1998.6.9)。

戴繼宗牧師夫婦之所以將孩子取名為承約、承書、承亞，主要取尾字『約—書—亞』之意，要承繼約書亞在約書亞記二十四章 15 節的宣告與心志：「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節經文對戴家的意義可追溯至九代以前戴德生的曾祖父戴雅各，他與衛斯理約翰同時代，住在英國北部的邦斯理，他不認識神，也不關心屬靈的事，甚至每次衛斯理或任何佈道團到鎮上來時，戴雅各一定會去，並且口袋會裝滿了番茄和雞蛋準備去打斷聚會。有一天一位衛斯理宗的傳道人在講道時引用約書亞記二十四章 15 節這節經文感動了他的心，在不久後結婚的當天早晨他在田野散步，這節經文浮現在他的腦海並且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揮之不去，於是他跪在田野認罪悔改並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結婚後他把他的家庭奉獻給主--至於他和他的全家必定事奉耶和華。⁵⁰

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

戴繼宗牧師於一九九六年開始擔任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一職，此部門是透過兩方面的管道來服事，一為動員基督徒透過專業在中國大陸從事福音工作(MSI)，一為透過領袖培訓來服事中國教會。

MSI 原名「國際醫療服務機構」(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即透過醫療專業來從事福音工作，今因服事層面增加已改名為「國際專業服務機構」(仍簡稱

⁴⁹ 有關李水車的生平事蹟可參考李末子著，《人間天使—李水車行愛北台灣》，台北：宇宙光，2003。

⁵⁰ 林淑清，《訪問戴繼宗牧師》，2004年3月8日，香港。戴德生著，《獻身中華》，第五版附錄戴紹曾牧師「九代相傳」增補篇，頁201~202。

MSI)，目前此機構的總裁為其父親戴紹曾牧師。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的宗旨與異象乃是與中國政府一起合作，力求改善貧困社區的經濟社會地位，朝著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努力，在提供服務的同時，藉著生命的見證、專業技能的交流，向中國內地的百姓分享基督的愛。在神的祝福、使用下，它從最早的醫療服務，至今已發展到六方面的服務項目，包括：醫療、社區衛生、英語、畜牧、青年培訓以及企業管理培訓等六個方面。戴紹曾牧師於二〇〇〇年在台灣主領研經培靈會時，有一段有關國際專業服務機構的見證分享如下：

『過去這幾年有機會回到我的出生地中國，開始時成立了醫療機構，在專業上有所見證，得到人的信任。後來省長問我有沒有高級會計師，...我就有機會把新加坡的會計師引進中國。後來又有大學向我表示需要英文老師，又從新加坡、香港、北美、英國找一些英文老師。又有一次他們向我表示說，過去有一個養羊的計畫，不知現在在中國不可行，就是借羊給貧窮的人家三年，幫助他們脫貧。但是我一個養羊的專家也不認識，只好到紐西蘭找養羊專家，他們就教導少數民族如何養羊，如何養得健康，不但在專業上得到他們的欽佩，更是在為人上不會瞧不起中國人與他們打成一片，很快的就與他們作了朋友。後來安排幾十戶比較貧困的家庭，每戶借給他們二十頭母羊和一頭公羊，借給他們三年，又給他們一些飼料，教他們如何牧養。三年後這五十戶脫貧了，再換一批輪替，現在已經輪到第四次，已經有一百五十戶人家脫貧了，使得這個工作漸漸推展到更多的省份。之後他們又要求我們同辦一個青年創業培訓中心，在那裡有百分之六十的青年人都失業，希望藉著這個中心可以使青年人有一技之長，並提供健康的娛樂活動。於是我們以一個關閉了的中學作為我們工作的地方，天天和這些朋友一起。』⁵¹

戴繼宗的太太柯悅敏師母亦貢獻她音樂方面的專長來服事，她預計用十年的時間來錄製一系列專為中國大陸福音工作而用的音樂光碟，二〇〇三年底她錄製了第一卷詩歌專輯『揚聲讚美』，此光碟將採自由奉獻方式，大量發行提供給中國大陸內陸需要與海外大陸學者，⁵²盼望神在音樂的專業上大大的使用她來祝福中國教會。

⁵¹ 賴建國、戴紹曾、吳勇著，《建造教會、迎接主臨—2000 研經培靈會彙編》，頁 127。

⁵² 林淑清，《訪問戴繼宗牧師》，2004 年 3 月 8 日，香港。

第四章：戴家在台事奉的評析

先祖宣教精神的持守

從一開始戴家先祖戴德生創辦內地會，其宣教組織的特色第一便是對未得之民的強烈負擔，1865年戴德生在他妻子的協助下，寫成的一部小冊子，《中國：它的屬靈需要與呼求》(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這是他最早期表達有關成立內地會之理念的書，亦是內地會表達對中國之異象最重要的著作，戴德生在書中反覆的指出，耶穌基督所給予教會的大使命「你們要去到全世界，向每一個人傳福音」，文中強調中國「每月百萬人在沒有基督中死去」，在省與省間的成千上萬人，除了東北及蒙古之外的十一個省份，沒有任何人去告訴他們，唯有基督是他們的拯救，因此有需要組成一個新的傳教組織，以不分宗派的信心差會形式，將福音傳遍中國。⁵³ 對比戴家在台灣的事奉，他們如何開拓教會並深入山區佈道，甚至戴紹曾牧師離開華神所投入的『海外基督使團』，只是在異象上把「中國內地」的觀念，擴大到被忽略而從未聽聞福音的人，包括：工人、農民、漁民、學生、山地人……等，這背後都傳達出他們對未得之民的福音負擔。

內地會的宣教特色第二可謂對中國人的謙卑認同，為了減少中國人對傳教士的隔膜，內地會的男傳教士必須把前額的頭髮剃掉，後頭則裝上一條假辮子，穿著要像個中國人，女士也要穿上中國婦女傳統的衣服。戴德生能接受穿著中國服的背後信念，亦關鍵於他從聖經領受到，一個福音的使者應該盡全力的除去文化上對傳福音的障礙，因為保羅曾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林前九：23)，另外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是為要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以便能同情了解我們，祂亦教導我們：「我是你們的主，……尚且為你們洗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十三：14)⁵⁴。對比戴家來到台灣以後的服事，與人深刻的感動之一便是他們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愛的認同。

內地會的宣教特色第三是對神的信心禱告與仰望精神，內地會的會徽是一雙禱告的手，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是他們一切供應的源頭，無論是征召宣教士或經濟等任何需要，他們首先是禱告來仰望這位信實供應的主，而戴德生主要的聖經根據是馬太福音六章 33 節：「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他相信上帝的工作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而內地會的口號便是以便以謝（到如今上帝仍幫

⁵³ J. H. Taylor, *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London: Morgon and Scott, 1887)，本書 1865 年初版時原名為 *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但於 1872 年第四版以後改為現在的名稱。

⁵⁴ Daneil W. Bacon, *The Influence of Hudson Taylor on the Faith Missions Movement.*, pp.42~43.

助我們)和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預備)，這兩句話過去掛在內地會上海總部的大門上，至今亦留在內地會英國倫敦的會址，代表著內地會對上帝信心的倚靠。戴家來到台灣，特別以創辦了兩間神學院在建校上所需龐大的資金，過程中無不流露出對神信心的倚靠。『神的工作不會缺少神的供應』，這句話充足的從這家族的第一代開始見證傳承下來，也幫助了許許多多走信心道路事奉主的人。

對戴家所持守內地會的宣教特色，最後要一提的是，他們樂意看見中國教會起來承接福音使命的棒子。1865 戴德生創立內地會的那年，他已清楚的用文字表達了這樣的理念：「我們希望中國基督徒能興起，有著自己本國的牧者和同工，在他們祖先的土地上敬拜神，用他們的語言，並原有型態的建築物中。因此他也鼓勵宣教士們在本土化上能儘可能的成爲真實的榜樣，以爲主得著中國人。」⁵⁵ 而戴紹曾牧師在華神的創辦上，也用心致力於建立一個適於培育中國教會人才的神學訓練院所，爲此他在院長任內曾付代價攻讀台大的中國歷史系博士學位(後來因事奉忙碌不得不休學)、在華神開辦有關中國教會史的相關課程、設立華神中國教會史研究中心等，這些均是他爲神學訓練本土化所作的努力。⁵⁶

戴紹曾牧師在華神創校後第二年所發表的一篇『中國人，您在哪裡?! ----向中國教會誠懇的剖白』，感動了許多中國人，也激勵了不少人投入全職事奉的行列，其中有一段類似他曾祖理念的真情剖白：

我的心渴望見中國教會成長，渴望華神有中國院長。.....我知道今天我之成爲「華神」院長，是神用我做個過渡的橋樑，真正的主人是中國人；憑了神賜的名份，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時間如飛而過，時間的巨輪不斷往前邁進，中國教會能否早日在神福音的大前提下，不再存成見派別，集中爲前面的道路齊心努力呢？

華神是應運而生的，不是某人辦出來的，今天「華神」同學在各位面前就是見證，他們是中國教會前途的象徵，也是對中國教會前途的一個答覆。

差會的錯誤，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國人自己來糾正，來彌補，伏案深思，不禁又要問：「中國人，您在哪裡？」⁵⁷

⁵⁵ Taylor, Dr. and Mrs. Howard. , *J. Hudson Taylor : God's Man in China* , p.187.

⁵⁶ 林治平口述，林淑清記錄，2004年2月20日。

⁵⁷ 《愛的挑戰》，頁9。另參華神院訊第1971年12月10日。

基要派與福音派的神學立場⁵⁸

聖光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院的神學理念與內地會的神學理念均是屬於『福音派』的神學立場，唯內地會爲了對抗當時盛行的『自由派神學』，曾強烈表達出對基要信仰的堅持。『福音派』是個多面向的次文化，一向難以正確描述它，它可以說是十八世紀清教徒愛德華滋與循道會衛斯理二人活生生的遺產，其中有兩個主要的特徵，首先在教義上其神學與生活是保守的，亦即努力保留基督教正統教義；第二是強調被神更新的經驗，才是使人變成真基督徒的因素，而非只是承認教義的正確性。但愛德華與衛斯理在更正教的兩大分水嶺--『神恩獨作說』（加爾文派）與『神人合作說』（亞米念派）上，卻有極大的分歧，愛德華主張前者，衛斯理主張後者。

戴德生所創辦的內地會表達出以下的神學理念：第一是循理派注重靈魂的得救，戴德生生長在虔誠的循理派家庭中，曾祖父母與衛斯理私交甚篤，祖母是衛斯理佈道團一同工的女兒，外祖父也是一位敬虔的循理會牧師，雖然戴德生日後離開了循理派，但從日後他的宣教理念與追求聖潔的信仰生活態度，不難看出他仍深受循理會影響。⁵⁹衛斯理（1703~1791）和弟弟查理斯（1707~1788）因爲跟莫拉維弟兄會的接觸帶來靈性的復興，從1739年起，便和懷特非德聯合在英國領導復興聚會，從此興起了循理會這個新宗派。而衛斯理的復興也意味著世俗與屬靈的關懷從此分家，循理派所注重的是靈魂的得救，至於社會的改觀，被視爲是一種結果，而非伴隨

⁵⁸ 基要主義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爲了對抗自由主義而興起的運動、是對自由派神學的反動。更正教的自由派思想家基本上是以現代思想作爲基督教神學的權威源頭與規範，他們的神學有三個共同的主題：第一是神的臨在性—強調神與自然界的相連幾至泛神論或「萬有在神論」的色彩；第二是教義的道德化—以倫理與道德的用語，重新詮釋基督教的一切信條與教義；第三是普救論—不承認罪與惡的猖狂、神的審判、或是神的震怒與地獄。基要主義是「極度保守主義」，極度接受更正教正統的神學，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基要主義的氣氛越演越烈，到了四、五〇年代基要主義領袖又把前千禧年觀或地球年齡短的創造論列入必須維護的基要信仰，堅持字義解經，後來因一九二五年開始堅持奉行「聖經分離主義」（堅持儘量少與「錯誤的基督徒」及其機構往來），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二十年很多人寧可稱自己是「保守福音派」，九〇年代只有還在實施「分離」主義者才會稱自己是基要派。所以福音派與基要派的神學基本上大致相同，皆強調聖經的超自然默示，早期教會留傳下來的重要教義，諸如尼西亞信經或更正教正統神學，雙方皆著重悔改歸正，反對洗禮重生論或普救論。但是新福音派不贊成基要派爲一些次要的教義與道德問題爭論不休，他們希望能發展培養一個兼容並蓄的基督徒群體；認爲聖經默示的無誤不一定就是指聖經記載的每一個細節絲毫不差，也不主張字義解經，尤其是關於創世與末世的記載，耶穌基督以後要再來，但容許細節上的不同解釋，當然最大的不同是反對基要派的分離主義。多數基要派領袖反對日漸增長的靈恩運動，新福音派則與葛理翰的多項福音事工組織合作，在五、六〇年代爲一個頗多元化的福音主義，廣納更正教正統神學與敬虔主義，同時也加上不少復興運動的熱忱。福音派聯盟後來在重視教義與重視經驗上產生分歧，到了八〇、九〇年代，前者被定爲「清教徒—普林斯頓」的福音模式，後者被定爲「敬虔—靈恩派」的福音主義模式。

以上相關內容可參考奧爾森（Roger E. Olson）著，吳瑞誠、徐成德譯，《神學的故事》，頁654~655、659~660、696~697。

⁵⁹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頁17。

著拯救靈魂而來的任務。⁶⁰

內地會的神學理念第二是亞米念派強調個人的責任，亞米念神學的最大特點在於提出人對神恩典的可抗拒與救恩的可能失落，在傳福音上也較強調個人的責任，戴德生的好友慕迪（1837~1899）是十九世紀末北美重要的佈道家，在慕迪的時代，亞米念派在講究民主的美國已逐漸取代加爾文派強調上帝主權的傳統，慕迪的信息中把罪人看成是單獨站在神面前，而且聖靈是在個別的人心中動工，主要藉著個人的經歷使人認識聖靈的工作，並且對於慕迪所傳『救恩的信息』的回應，也是必須由個人自己來決定，慕迪的一個典型的勸勉是：『不管是什麼罪，下定決心就能勝過』，這點他採取了衛斯理亞米念派的思想，以及衛斯理認為罪是『意志上的自願行為』的觀念⁶¹。從戴德生強調大使命是要去向每一個人傳福音，以及內地會宣教士以華服華語竭盡所能的傳福音態度來看，亦應是在更正教逐漸走向『亞米念化』的背景所傳達出來的信念。

內地會的神學理念第三是前千禧年派傳揚救恩的迫切，在過去三四百年間，更正教的宣教總是一直有著強烈的千禧年成分，而在 1840 年代，前千禧年與後千禧年這兩個詞開始被製造出來，這兩者的分歧不但是在末世論的範疇內，更是延伸到所有的層面，特別是在『救贖』和『人文關懷』的關係上。後千禧年派認為基督是在千禧年後才再來，世界應會越來越好，因此強調『服事肉體』（serve to the body），朝著千禧年的目標來逐漸改善社會；前千禧年派則認為基督是在千禧年前再來，整個世界會日益敗壞，直到基督再來為千禧年揭開序幕，因此著重『服事靈魂』（serve to the soul）的重要。戴德生的宣教動機背後有著強烈的末世盼望，他迫切的想在主再來之前，奮力傳福音給中國千萬的塗炭生靈，他強調中國『每月有百萬人在沒有基督中死去』，要儘快拯救他們脫離地獄的虎口，因為信主是一種關鍵性的經歷，是從絕對的黑暗歸向絕對的光明，從他所傳達出來的宣教動機，清楚的看出他是屬於前千禧年派的末世論神學思想。⁶²

另外基於對基要信仰的堅持，內地會有以下實際的作法：第一是不以社會關懷取代直接佈道，1926~1927 年間內地會所代表的保守福音派傳教士與擁有自由派思想的教會領袖之間分歧越來越大，導致內地會退出受自由神學影響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⁶³。自由派神學主要是指更正教那些持守後啓蒙運動觀點的人，此派思想在

⁶⁰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頁 371。

⁶¹ 同上，頁 424。

⁶² 同上，頁 418、421~423。

⁶³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頁 85。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五十年控制整個歐洲，其思想的重心如下：⁶⁴

1. 人本主義—以人爲中心，若有需要，不惜放棄傳統信仰。
2. 理性主義—不相信聖經中的神蹟。
3. 神觀—遍在論或次三一論，認爲神的工作主要在文化的發展上。
4. 基督論—非道成肉身論，耶穌是一宗教先驅、典範、完全人，非救贖主。
5. 贖罪觀—否認始祖的墮落及基督的代贖論，反而接受道德影響論。
6. 世界觀—採樂觀、進化的態度，道德進步至終會在地球上建立上帝國。
7. 宣教觀—以社會關懷取代直接佈道。

內地會堅持基要信仰的第二個實際作法是宣教士需認同七點基要信仰⁶⁵

1. 全本聖經都是由神感動而成，具有權威；
2. 三位一體的教義；
3. 人的墮落，因而引致道德的沉淪，及重生的需要；
4. 透過基督的死帶來贖罪；
5. 因信稱義的教義；
6. 身體的復活，包括義人與不義的人；
7. 得救的人擁有永生，失落的人承受刑罰。

今進一步將內地會的神學立場與聖光神學院及中華福音神學院作一比較：戴永冕牧師是以循理會宣教士的身分創辦聖光神學院，循理會與以上所述內地會的神學理念十分相近，仍是秉持『清教徒』的信仰與生活，以及約翰衛斯理之神學觀點，在教義上所採納的是屬福音派的亞米念神學思想，特別強調約翰衛斯理所注重的，合乎聖經的完全的成聖信念。另外也在經驗上強調內心的潔淨和能力的落實，能以證明信徒心中若有成聖的憑據，外面就應有聖潔的行爲。⁶⁶

至於華神，它是一所不分宗派的神學院，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的籌備年間⁶⁷，戴紹曾院長花了2~3年的時間，與來自改革宗、衛理宗、浸信會...等不同宗派的籌備同工協調有關信仰理念等相關內容的訂定，也清楚的定位華神爲一所『福音派』的神學院。⁶⁸ 而日後華神在教導中亦傳承了福音派信仰的特色，包括：強調聖經的超自然默示；持守更正教正統神學；著重悔改歸正並反對洗禮重生論或普救論；發

⁶⁴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頁 682-683。

⁶⁵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頁 126~127。

⁶⁶ 高燈財，《中華循理會在台宣教與發展》，頁 11。

⁶⁷ 根據華神 1999~2001 的手冊說明，一九六七年十月 2 日，六個中國教會和他們所屬的西差會，及六位聘任董事，共同組成「臨時董事會」，經數次會議後，草定組織章程籍細則。參手冊第 9 頁。

⁶⁸ 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 年 3 月 9 日，香港。

展培養一個兼容並蓄的基督徒群體而不在一些次要的教義與道德問題上爭論不休；對於耶穌基督再來的相關末世論教導，容許細節上的不同解釋；另外福音派基本上並未像多數基要派領袖反對日漸增長的靈恩運動...等。

在神學立場方面，另需一提的是有關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並其與說方言的關係，兩位戴院長則分別有一些強調的重點。戴永冕牧師認為：

五旬節以後彼得作見證也沒有說聖靈的洗重要的表現是說方言，反而說是心靈的潔淨，.....受聖靈最確切的憑據乃是信心（加三：14、來十一：1），並因此得著的心靈潔淨與生活大改變。...如果有人在積極方面過分強調說方言，讓我們不要在消極方面犯同樣有害的錯誤反對方言，因為經上告訴我們不要禁止說方言。⁶⁹

什麼是聖靈充滿？聖靈充滿是基督徒豐盛的生命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無條件地無保留地像耶穌一樣地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信蒙聖靈潔淨人的心，使神的兒女能成全神所命定的事。...聖靈充滿的憑據不在乎「說方言」，或任何外在的有形的表現，如講道的能力或行異能等。...聖靈的洗的憑據是堅心相信神，是讓我們一切所求所願並一切所忍受的，都望祂的旨意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彰顯出來。⁷⁰

由上可見，戴永冕牧師似乎未特別區分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之間的差別，並特別強調二者的憑據在於對神堅定的信心與活出聖潔合神旨意的生活。至於戴紹曾院長似乎把聖靈的洗與則聖靈充滿作了區分，認為聖靈的洗有如新舊約時代的洗禮，是一個開端聖禮，強調他的入門性，並引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13 節「都受了聖靈的洗」強調信徒的合一：

我們可看出耶穌工作的兩方面，也可以說聖靈的洗有兩方面，一是消極的，除去世人的罪孽。...第二方面是積極的，因為聖靈的洗是給人新的生命，新的能力。...聖靈潔淨的工作使我們日常生活中過基督徒應該過的聖潔的生活。...所謂「聖靈的洗」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基督徒屬靈生活的入門，像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說的，你們靠聖靈入門，洗禮本來是如此，耶穌自己工作開始的時候，是有這種洗禮在前面，是一種入門開始的聖禮，是一種禮節，那麼我們看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藉著聖靈的洗，你們就歸入主的身體，你們就成爲一個身體。⁷¹

至於「聖靈充滿」，戴紹曾牧師就使徒行傳的記載將其歸納爲三種不同的情形：信徒首次被聖靈充滿、信徒再次被聖靈充滿以及聖徒日常有聖靈的充滿。認為聖靈

⁶⁹ 戴永冕，《聖靈的洗》，循理週報第 62 期，1964 年 7 月 12 日，第一版。

⁷⁰ 戴永冕，《如何才算被聖靈充滿》，循理週報第 96 期，1965 年 3 月 14 日，第一版。

⁷¹ 戴紹曾，「聖靈在信徒中的工作」，「聖靈充滿（一）」，《愛的挑戰》，頁 120、124~125。

充滿有許多不同的現象與領受的方式，甚至有時候接手有時候不接手，有時候說方言有時候不說方言，但必有一共同的結果是「福音越發的廣傳」，因為門徒領受聖靈的能力為主作見證。⁷²

神學教育的卓越貢獻

戴永冕與戴紹曾牧師父子對台灣教會最大的貢獻，應是對神學教育的極力推動以爲教會培育人才，高雄的聖光與台北的華神，訓練出一批批全時間的工人，得以承接日後華人教會工場的需要，是爲中國教會高瞻遠矚的卓越貢獻。

聖光神學院是中華循理會附屬之人才培育機構，他可說是前開封聖經學院的繼續，循理會先後在中國有三所聖經學院在性質上都密切相連。開封聖經學院當初創校的目的，誠如戴永冕老牧師所強調的：「是歡迎從每一個角落蒙神呼召而來的每位學生。藉著此一方針，我們的學院就越發興旺，因爲它並非單單爲了循理會的青年而設立的」。延續開封聖經學院而設立的西北聖經學院，當時的副院長是河南籍的中國同工馬可牧師，戴永冕牧師把傳福音與宣教的異象與負擔帶給馬可牧師與其他中國同工，於是他們組成『遍傳福音團』（Back Jerusalem Band）亦即『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佈道團』，這個佈道團喚醒了各地中國信徒的心，也激勵了許多年青人（特別是西北聖經學院的學生）順服神的呼召，克服許多艱難深入大西北並遠至新疆傳福音。今日的聖光可謂延續了開封聖經學院『堅忍受苦』的心志，西北聖經學院『拓荒宣教』的精神，以及循理會『聖潔事奉』的信念。⁷³

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成立宗旨有三，一爲造就靈命、學識、事奉均衡發展的聖工人員；二是篤信聖經，堅守福音信仰，著重祈禱、傳道、建立教會；三爲關連中華文化背景，訓練使用中文的信徒，服事普世的教會。⁷⁴

雖然神學教育有別於內地會第一線的宣教模式，戴家在台灣的服事也似乎漸漸從福音的第一線退到第二線，然而從中國大陸的開封聖經學院與西北聖經學院，到台灣的聖光神學院與中華福音神學院，其訓練模式都是週間上課，週末到校外佈道或教會服事，目的是期望能訓練出牧會與宣教的人才，以達到福音廣傳的目的，因此其作法乃是因應時代變遷，更有策略、遠見的達成福音的大使命。

⁷² 戴紹曾，「聖靈充滿（一）」，《愛的挑戰》，頁 125~133。

⁷³ 高燈財，《中華循理會在台宣教與發展》，頁 90~92。

⁷⁴ 華神 1999~2001 手冊，頁 7。

結語與感言

十九世紀是個偉大的世紀，因為福音的傳播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同步發展，雖然它有優有缺，但卻是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看到福音幾乎傳遍全世界。更正教的宣教在「宣教之父」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92~1832）的影響下，在大西洋兩岸產生了許多宣教的差會，福音的基地從歐洲轉到美、英，也開啓了更正教宣教的第一個里程碑。第二個里程碑則是戴德生於一八六五年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使宣教的地點由沿海延伸到內陸。中國人蒙受神特別的恩典，看見多少宣教士付上極大的代價將福音傳給我們，及至今日的台灣，神仍透過像戴氏家族般為中國教會復興竭盡心力的宣教士，如同雲彩般的見證激勵我們，唯願中國教會的每一份子，常存感恩的心，竭力擺上自己，起來承接福音重要的一棒，為世界的宣教開啓第三個新的里程碑以迎接主的再來！

附錄--戴紹曾牧師履歷（英文版）⁷⁵

RESUME
of
JAMES HUDSON TAYLOR III

President
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3/F, 19 Mong 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PERSONAL DATA:

Birthdate & Place : August 12, 1929, Kaifeng, Henan, China
Wife : Leone Tjepkema Taylor
Children : Amelia Sue Taylor Jackson
Signe Jean Taylor Alsin
James Hudson Taylor IV

EDUCATION & DEGREES: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1936-45), Chefoo, China
A A	Spring Arbor Junior College (1949), Spring Arbor, MI, USA
B A	Greenville College (1951), Greenville, IL, USA
B D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1954), Wilmore, KY, USA
M A	Yale University (1963), Chinese Literature & History
STM	Yale University (1969), New Testament Greek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69-70), Chinese History
D D	Greenville College (1978)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79), Chinese History
D D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D D	Tyndale College & Seminary (2001)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1953-55	Pastor, Free Methodist Church, Scottsville, KY, USA
1955-80	Missionary, China Free Methodist Mission, Taiwan Mountain Tribal Church Planting Youth & Student Ministries

⁷⁵ 本份履歷資料由戴紹曾牧師提供，2004年3月。

Bible College & Seminary Teaching &
Administration
Bible Translation, Conference Speaking

1980-
Missionary, OM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Speaking, Writing

OFFICE HELD:

1960-70 President, Holy Light Theological College, Kaohsiung,
Taiwan

1970-80 Founding President,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pei,
Taiwan -

the first totally graduate-level program of theology in
the Chinese church.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first
pioneering decade included: Library Development,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Campus Development, in
which a two-million-dollar, seven-storey permanent
seminary facility was dedicated debt-free in 1980.
Today there are over 1000 graduates. There is also a
North American Campus in Los Angeles

1980-91 General Director, OMF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OMF (formerly China Inland Mission) has 1000
members, coming from 26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rving in ten countrie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are in Singapore

1991- Consulting Director, OMF International

1991-96 Director, Chinese Ministries, OMF International

1991-94 Acting Home Director, OMF Hong Kong

1994- Founding President, 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

a creative new initiative in Christian professional
service in inland China. To date more than 1000
have seen service with MSI in its Medical,
Community health, English teaching, Livestock,
Youth Center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s

RELIGIOUS ASSOCIATIONS:

Free Methodist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Ordained Minister

China Free Methodist Church, Taiwan Annual Conference, Member

Taiwan Missionary Fellowship, Member and Officer, 1955-1980

Wesleyan Graduate Theological Seminar, Taichung, Taiwan, Founding Chairman 1960-68

Taiwan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Member and Officer, 1963-80,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Berlin (1966), Pattaya (1980), Delegate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Board of Trustees, 1970-

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Hong Kong (1976), Singapore (1981), Taiwan (1986), and Hong Kong (1996) Delegate and Speaker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Consultation: Singapore (1970) and Hong Kong (1973), Participant

Bible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mber, 1970-80

New Chinese Bible Commission (Lockman Foundation), Member

Cosmic Light Magazine (Taiwan), Board of Directors, 1975-80

Chinese Church around the World, Contributing Editor

Chung Yuan University (Taiwan), Board of Trustees, 1975-80

Pingtung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Board of Trustees, 1977

Youth Missionary Convention, Taiwan, Speaker, 1979, 1985, 1995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Board of Trustees, 1985-90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Singapore), Council of Reference

E. Stanley Jones School of Evangelism & World Mission, Asbury Seminary, Advisory Council

Asian Outreach, Council of Advisors

Evangelize Chinese Fellowship (USA), Council of Reference

Singapore Chinese Keswick, 1981-91, Charter Committee Member

Silver Cloud Worship Service, Dynasty Hotel, Singapore, Committee Chairman, 1981-91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UK), Honorary Advisor

Asian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Singapore), Co-founder, 1981

Global 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by AD 2000 and Beyond, Singapore, 1989

Lausanne II, Manila, 1989

Asia Missions Congress, Seoul, Speaker, 1990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USA), Board of Consultation

Center for Cross Cultural Service (HK), Co-founder

CIVIC ASSOCIATIONS:

Taipei, Taiwan Rotary Club, Member and Officer, 1975-80

PUBLICATIONS:

New Testament Greek for Beginners (Chinese translation)

A Concise Exegetical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 (Chinese translation)

Love's Challenge (Addresses and talks given 1970-80; Chinese)

Looking at Missions from the Book of Acts (Chinese)

God's Grace to Nine Generations

Article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in *Christianity Today*, *CES Bulletin*, *Cosmic Light*, *East Asia Millions*, *Christian Tribune*, *Renewal*, *Chinese Church Around the World*, *MSI Bulletin*, etc

參考書目

一、論文：

1. Bacon, Daniel W. *The Influence of Hudson Taylor on the Faith Missions Movement*. D. Miss. Dissertation. Illinois: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1983.
2. 蔡錦圖著，《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
3. 高燈財，《中華循理會在台宣教與發展》，聖光神學院道學碩士科畢業論文，1997。

二、書籍：

1. 中華福音神學院中國教會史研究中心編，《愛的挑戰》，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雜誌社印行，1980。
2.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台北：校園書房，1997。
3. 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園，1994。
4. 戴德生著，《獻身中華》，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年5月第五版--附戴紹曾牧師「九代相傳」增補篇。
5. 李末子著，《人間天使—李水車行愛北台灣》，台北：宇宙光，2003年。
6. David J. Bosch 著，《更新變化的宣教》，白陳毓華譯，台北：華神，1996。
7. 賴建國、戴紹曾、吳勇著，《建造教會、迎接主臨—2000研經培靈會彙編》，台北：華神，2001。
8. 奧爾森 (Roger E. Olson) 著，吳瑞誠、徐成德譯，《神學的故事》，台北：校園，2002。
9. Taylor, James Hudson. *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London: Morgan & Scott, 1887.
10. Ruth Winslow. *The Mountains Sing*, Indiana, U.S.A.: Light and Life Press, 1984。
11. James H. Taylor. Sr., *Entering the open door in Formosa*, Indiana, U.S.A.: Light and Life Press, 1956。
12. Taylor, Dr. and Mrs. Howard., *J. Hudson Taylor: God's Man in China*, Chicago: Moody Press, 1965。

三、紀念刊：

1. 朱錦良，《拓荒先鋒的畫像》，中華循理會三十年紀念刊，1983。
2. 聖光神學院，《聖光神學院三十三週年新校舍奉獻紀念特刊》，1988。

- 3.呂榮輝，《懷念 Mother Taylor》，聖光神學院四十週年慶紀念特刊，1996。
- 4.田養吾，《兩位孕育生命的老忠僕》，聖光神學院四十週年慶紀念特刊，1996。
- 5.基督教中華循理會，《魯凱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93。
- 6.循理會鳳山教會，《中華循理會鳳山教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2002。
- 7.彭枝定牧師，《山間的小驢駒—彭枝定牧師魯凱部落宣教回憶錄》。
- 8.謝欽鈺編著，《排灣區循理會發展史概況》。
- 9.彭臧玉芝等編，《海外基督使團一二五週年台灣地區特刊》，台北：海外基督使團台灣地區委員會，1990。
- 10.中華福音神學院三十週年慶紀念光碟，2002。

四、期刊

- 1.劉如菁著，「事工簡介—內地會」，《國度》，第二期，2001年3月。
- 2.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第1、30、87、110期。
- 3.循理會週報第62、96、171、209期。
- 4.林治平，《一家五代熱愛中國的戴氏家族》，宇宙光雜誌，1978年7月。

五、神學院手冊

- 1.中華福音神學院學生手冊（1999~2001年）
- 2.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4~2005年）課程概覽手冊

六、人物專訪

- 1.林淑清，《訪問汪質彬牧師談與戴永冕牧師與戴紹曾牧師夫婦的相處經歷與認識》，高雄聖光神學院，2003年11月。
- 2.林淑清，《訪問戴繼宗牧師》，2004年3月8日，香港。
- 3.林淑清，《訪問戴紹曾牧師》，2004年3月9日，香港。